

从清河徘徊的序曲到奔流入海的尾声
一条大江亿万年变迁的详尽钩沉

一条大江孕育一国文明，一方水土养育一个族群

徐刚著

长江传



岳麓書社



河南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长江传

作者：徐刚

出版社：岳麓书社 海南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23-01-01

ISBN：978-7-5538-1614-2

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[新版序言 那是谁的语言呢？](#)
[长江序曲——亿万年前的彷徨流水](#)
[江源真言](#)
[金沙江回想](#)
[岷江水利和大佛](#)
[巴蜀要冲](#)
[漂来重庆](#)
[山水经典](#)
[楚风余响](#)
[从荆江到洞庭湖](#)
[赤壁·琴台·神农架](#)
[庐山·陶令·鄱阳湖](#)
[下游之水](#)
[金陵王气](#)
[长江三楼](#)
[长江水患](#)
[黄浦江：导源太湖的最后支流与上海](#)
[长江尾声](#)
[后记](#)

新版序言

那是谁的语言呢？

徐刚

岳麓书社的编辑，要我为新版的《长江传》写几句话，我便一边从记忆中让长江流出来，注满我家乡的大河小沟，一边重读《长江传》。我很有几年没有读这本书了，但它一直在我的念想中：远赴青海的秋日，日月山的树如雕像般站立；青海湖的早晨，霞光被涌动的湖水揉搓，揉来搓去，那彩霞便破碎了，便弥漫在青海湖深处了。在可可西里，那里有真正的大块荒野啊，不知是谁把一个个湖泊，恰如其分地安置在那儿。过往的各种动物除喝水之外，会在湖边看湖中自己的倒影，有哲人说：人与动物都是自恋者。

隐约记得，因为被大地、荒野、长江感动，而写出了一些句子，曾经自己感动着自己。可是，1999年至今，不算太短的时间了，再加上多少有点老年痴呆，我怕记忆有误，便有故乱翻书了：“楚玛尔河是长江源头的北支源流，藏语意为‘红水河’。当曲是长江源头的南支源流，藏语意为‘沼泽河’，蒙古语称‘阿克达木河’，意为‘宽阔的河’。”“沱沱河现在是名正言顺的长江正源，藏语称为‘玛尔曲’，意为‘红色的河’，蒙古语称‘托克托乃乌兰木伦’，意为‘平静的河’。”“各拉丹冬，藏语意为‘高高尖尖的山峰’”。我想起每当我书写这些名字时，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，因为：“这些河流以及山峰的藏语名和蒙古语名字已经告诉我们，在这冰雪源区，最早的发现者是谁了。他们没有留下名字，但可以肯定那是一些寻找天国仙乡的灵魂的漂流者，或者是守望着这片荒野的蒙藏牧民。也许，真正的发现者从来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发现。他们只是觉得这里天更蓝水更清，而那阳光下的冰雪，更是一种洁白到耀眼的诱惑，这诱惑直逼心灵深处，不是诱使你占有，而是诱使你摆脱。”



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如今重读，那些陌生的名字给人的另一种启迪应是：它们似乎更适合这些山峦江河，那些最初的命名者，是在经年累月的注视中，是在有意无意的呼唤中，脱口而出，便有了这些名字。如同海德格尔所称，言说不仅是人体生物学意义上的某些器官发出的声音，而且是“人口向着天空开放的花朵”。或许有人会责难：“你怎么能断定这不是纸上写下来的文字，而认为它必定是言说而出？”说真的，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发问，康有为在办万木草堂时称之为“献疑”，那是经过思考的、让你必须回到问题原点、做一番审视的发问。我发现了我的疏漏，关于时间的疏漏：那些命名者是古老的藏人和蒙古人，他们并不识字，只有语言，而且是简单的语言。人与人的交流还要伴随着手势、表情等，决不是轻声细语，是大声地喊，对着人喊，对着江喊，对着山喊，喊出了山川的名字。假如有人说，“徐刚你这是胡思乱想，你有证据吗？”我只能沉默，不做辩解，我真的没有任何证据。

我是1998年初秋时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冰雪荒野，那荒野呼告却那么简约动人：“唵嘛呢叭咪吽——啊！莲座上的圣佛，噢！”我短暂游荡在玉树草原上，毫无目的，人在毫无目的的时候，是最自由且最多发现的时候。草原上有细小的流水，或者漫流，或者是一条小沟，清浅的水里，总有大小不一、刻画也不一样的“玛尼石”——刻着六字真言的石头。有一生都在刻“玛尼

石”的人，他们从不说雕刻时光之类的话，他们也不在乎岁月正在一笔一笔的刻画中流逝，倘若时间不是用来“转经”和刻“玛尼石”，时间还有什么意义？

玉树结古镇（今结古街道）的“玛尼堆”，人称世界第一大“玛尼堆”。我曾经为它写了一段文字：这是一个宁可堆砌玛尼堆，而不屑于高楼大厦、灯红酒绿、锦衣玉食的民族。仿佛这是造物主的刻意安排，把这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独特的、为来世而活着的藏族，置放到了长江源区。在他们眼里，这儿的山是圣山，这儿的河是圣河，羌塘高原、玉树草原、可可西里都是神圣之地。在高高雪山面前要低头走过，在神圣的长江岸畔要放轻脚步，这里的一切不仅供养现世，更是为着来世的。他们的生活宗旨是：怎么能把树砍光呢？怎么能把草挖走呢？怎么能把水抽干呢？怎么能把山掏空呢？现世的日子有吃有穿能得温饱就行了，关键是来世，来世怎么能没有草原、雪山和长江呢？假如不从宗教的意义上探讨，这一种来世哲学，是不是一种更加难能可贵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呢？因为它对今人现世的要求不是“满足”，人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，它要求的是温饱、节俭，并认为奢侈浪费是会触怒神灵的犯罪，唯其如此才会有更好的来世。不必讨论人有没有灵魂、有没有来世，可是我们总有后人后世吧？后人后世难道不就是来世吗？



各拉丹冬雪山

可可西里是梦幻之地、荒野之地，是青海最富有神秘色彩的一片高原极地，它又是江源之地。江源是以苍茫的荒凉护卫雪山的，“苍茫”“荒凉”等词语是专对人类用的，苍茫处、荒凉地，人看似“无”，其实是“有”，是“无中生有”之地。可可西里拒绝人类，却怀抱柔弱的小草与剽悍的野生动物；它荒凉也富有；它原始却保持着大地的完整性；它远离尘世，又充满生命的广大和美丽。各拉丹冬的冰雪融水，不仅孕育了长江，还孕育了注入赤布张错——藏语意为“水桥湖”——的一条名叫曾松曲的河流。那是一条最终没有流出可可西里的河，但曾松曲以自己的存在说：我们都是河。曾松曲以赤布张错为归缩，可可西里多了一个难得的淡水湖。小心翼翼地饮水的藏羚羊，以它们天使般的目光四下张望，不远处野牦牛庞大的身躯正慢慢移动……我又曾朝拜通天河。通天河是中原、青海北部通往青海南部、西藏的天险要渡。不知道有多少汉藏使者、戍边将士、僧侣信徒、商贾旅人，在这里来来往往。这来来往往便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，货物的转运和买卖，一族一地与他族他地的碰撞及沟通。过往通天河，冬天靠冰桥，夏天则用羊皮筏子。称多县拉布乡兰达渡口，是通天河上的古渡口，如今还能找到当年叠石而成的古码头遗迹。它象征着两岸之间的联结，两岸之间的联结也就是天、地、神、人的联结……



玛尼堆

我写《长江传》的时候，有不少笔墨是在叙述，叙述长江寻源的故事，叙述可可西里的湖与草及动物……我想告诉那些20多年过去，仍然没有忘记《长江传》的朋友：叙述永远是书写中最要者，而笔端带着感情的叙述，讲求文字的诗意的叙述，则更是文章的灵魂所在。叙述和描写不是两回事，它们是相互呼应连接的，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：叙述是需要描写的，描写你所叙述的内容是必需的。比如我们从小被语文老师教诲的景物描写——这是涉及大自然、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的写作手段，却是从叙述开始：景物是山？是林？是朝霞？是夕照？你都要说清楚，说清楚即叙述。然后是描写，山之高也，山在云雾中也，山上有乔木瀑布等，此即描写，景物描写。我们现在很少读到景物描写，文学便缺失了富含诗性的一大块。《长江传》大多是叙述，叙述中的景物描写。有时也会蹦出一些短句：

“长江非瞬息之作。”

“猜想是亲近本源的一种方式。”

“高原上耸起的都是洁白的雪山冰川，圣洁到冰冷，庄严到沉重，当冰川融水点点滴滴淌下时，一条大江诞生了！”

“当源头确立，流动与接纳便成为一条大河的存在方式。”

“山的剥蚀告诉我们：凡存在之物均处于磨损消耗之中。”

“金沙江的回想就是大地的回想。”

曾经有好友学庄子鱼乐之辩说：“尔离金沙江远矣！焉知金沙江？”

答曰：“金沙江主流乎？支流乎？”

“支流也。”

“然，其主流若何？”

“长江。”

“余乃崇明岛人也，血管里有长江水，岂能不知金沙江？”

“何来回想？”

“因为我在回想。”

我要赞美支流，支流是大地上的旁逸斜出，支流是散漫的，如果它与主流没有距离，那就不成其为支流。支流的定义应该是：它与主流并非同出一源，它有自己的流程及流向，无论偶然还是必然，它将和主流汇合。没有支流的长江是短江，长江，是集支流之大成者。

搁笔之前的困惑是：《长江传》中的语言，那是谁的语言呢？无疑，那是冰川上滴落的、玛尼堆上刻画的、金沙江呼啸的、野牦牛叫唤的声音，“向着天空开放的花朵”，其中有落地者，正好落到我的笔下了，便成了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人徐刚的语言。可乎？亲爱的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2022年6月11日，于北京一苇斋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长江传》徐刚 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80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